

宋

史

通鑑

藏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七

江蘇古籍出版社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七

江蘇古籍出版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九

神宗皇帝

徐禧永樂之敗

元豐五年七月戊子鄜延路計議邊事徐禧等言銀州故城形勢不便當遷築於永樂堞上蓋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要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於邊將事功實為俊偉軍鋒士氣固已百倍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蓋有不關禦戎利害而徒費供饋者城堅守備則賊不敢攻兵衆將武則賊不敢戰固不以州城軍寨遂分輕重今若選擇要會建置堡寨名雖非州實已有

其地舊來邊寨乃在腹裏他日建州亦未爲晚已與沈括等定議自永樂堞聲塔平移市石堡烏延至長城嶺置六寨自背岡川良也孟也羅韋囉泊川至布娘堡置六堡寨之大者城圍九百步小者五百步一寨用工略十三萬餘堡之大者城圍二百步小者百步一堡用工略萬三千其堡寨城圍要務占盡地勢以爲永固其非九百步之寨二百步之堡所能包盡地勢處則隨宜增展亦有四面崖險可以股削爲城工料但如所約可足從之 八月壬戌徐禧李舜舉及沈括等以丙辰發延州蕃漢軍十餘將凡八萬役夫荷糧者倍之既定議而种諤還自京師極言城永樂非計禧怒變色謂諤曰君獨不畏死乎敢誤成事諤曰城

之必敗敗則死拒節制亦死死於此猶愈於喪國師而淪
異域也禧度不可屈奏諤跋扈異議不可與偕行有詔留
諤守延州 九月甲申永樂城成初興版築寇數來爭皆
敗去及是畢工使景思誼以兵四千人守之 丙戌徐禧
李焘舉復入永樂城曲珍謂禧曰聞口兵甚重給事與救
使宜退處內寨檄諸將督戰可也禧笑曰曲侯老將乃爾
怯耶不聽丁亥口三十萬衆攻城珍率兵禦之將官寇偉
等八百餘人戰歿敵遂圍城 乙未种諤言臣止與所留
病羸怯懦兵四千竭死力守護延州諤初議進城橫山本
意身任統帥成大功在已而為徐禧沈括所外及永樂被
圍諤據城觀望故託名守延不即往救 丙申上批付沈

通鑑卷之三百九十一

括永樂城至為危急若不斟酌便宜措置則恐誤朝廷事
愈重累降處分軍前事可多方募人傳達令求方便潰圍
棄城 戊戌永樂城陷初沈括謂徐禧曰吾衆才三萬彼
雜集之兵數十萬豈易當也不如委永樂城以困之禧不
從比入城敵傾國至諸將皆請乘其未集夜往襲之禧又
不從高永能言尤切曰彼性如狗不意而輒加笞叱則氣
折不能害人若持疑不斷縱其跳梁將無不至今先至者
皆精兵急與戰破之則駭散後雖有重兵亦不敢跬步進
此常勢也塵埃漲天必數十萬之衆使俱集則寡衆不支
大事去矣禧岸然將其鬚謂永能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
成列永能退拊膺謂人曰吾不知死所矣寇騎稍逼禧乃

命曲珍等悉城中兵陣於岸下水際禧植黃旗手劔坐城
下臨視之敵先以騎五萬嘗我禧即遣奇兵突而前陣堅
不可動三戰則全師俱進奇兵奔我師遂潰曲珍扣城謂
禧曰兵敗矣敵人當我者皆其精銳前軍勝而情在後者
皆老稚公可速出潛師踰西山遠出其後擊其老稚彼衆
必亂此政兵法也禧閉壁不應珍乃犯關入保收散亡永
樂城依山無水下濱無定河爲井十四築壘營之寇衆驟
至李稷惜軍食不納役卒卒以所持耨鍤掘壘爲磴道爭
先登墉乘之遂奪水寨城中掘井三汲泉僅能足飲將領
於是士卒渴死者大半至絞馬糞而飲之寇知沈括退保
絳德永樂孤絕攻愈急高永能謂李稷曰新城久雨土濡

且壞不若盡庫幣以募死士突圍出十猶可得七八不然
坐致死耳曲珍亦以告禧禧託不從又責珍曰曲侯以軍
敗又欲棄城邪及圍城浹日遣使呼城上人求和禧亦知
勢不敵乃遣呂文惠應之文惠至寇帳其首坐文惠於地
曰爾小將不可議約當令曲太尉來即遣文惠還禧以曲
珍總軍政不可遣而景思誼自請行禧曰萬一蹉失恐傷
國體思誼曰今勢已逼倘能以口舌說之使緩攻以待外
援不亦可乎欲活數萬人命豈顧一身邪首見思誼言若
還吾蘭會未脂事在元豐四年並見西邊即當解去思誼
曰此係朝廷非邊臣所得專也敵人囚之初思誼去時惟
禧舜舉有水兩壺諸將絕飲已三日敵人亦不知攻稍緩

是日忽於城下呼曰漢人何不降無水已三日矣禧以壺水揚於外示之曰無水此何物也則笑曰止於此矣由是疑思誼泄之是夜大雨敵兵四面急攻士卒饑疲不能復拒夜半城遂陷禧及舜舉俱死稷爲亂兵所殺曲珍及王湛李浦逃歸士卒得免者十無一二舜舉將死裂衣襟草奏云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稷亦草奏云臣千苦萬苦也禧不知所終或言禧實不死有陷敵還者常見之

十月戊申朔李桓种諤沈括奏永樂城陷漢蕃官二百三十八人兵萬二千三百餘人皆沒先是沈括奏寇兵來逼城見官軍整故還上覽奏憂之曰括料敵踈矣彼來未戰豈便肯遽退邪必有大兵在後已而果然及聞城陷涕泣

悲憤爲之不食早朝對輔臣慟哭莫敢仰視既而嘆息曰
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石丞相蒲宗孟曰臣嘗言
之上正色曰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高常言
用兵不是好事耳 乙丑詔廊延路計議官試給事中徐
禧內侍押班李舜舉轉運判官李稷自永樂城陷不知存
亡必已死事禧贈金紫光祿大夫兼吏部尚書舜舉贈昭
化軍節度使並賜謚忠愍各推恩二十資舜舉子充遷十
資自借職爲供備庫副使兄舜聰五資自左藏庫使爲皇
城遙郡團練使舜欽并姪瑜各遷一資妻任氏特封夫人
稷贈朝奉大夫工部侍郎推恩十二資並賜銀絹各千八
內高品張禹勤贈皇城使賜銀絹各五百推恩七資禧爲

人狂踈而有膽氣尤喜言兵以爲西北唾掌可取但將帥怯懦耳呂惠卿以此力引之於上故不次擢用先是惠卿在延州首以邊事迎合朝廷已而去官沈括繼之遂請討伐种諤以廊延之師深入無功高遵裕以環慶之師至靈州城下狼狽而還陝西河東騷然困敝天下共望朝廷息兵而沈括种諤陳進取之策復請築城禧素以邊事自任上遣往經畫之既入其境不爲備狂謀輕敵猝遇強寇故敗自是之後上始知邊臣不可聽信亦厭兵事無意西伐矣

自呂惠卿力引徐禧以下朱本並削去其意可見也新本以復存之今從新本邵伯溫見聞錄云自今更不用

兵與卿等共圖太平蓋指此事

丙寅詔种諤問高世亮於何處求得高永能遺骸更遣人求訪徐禧李舜舉李稷張禹勤遺骸候見即依沈括已行曉諭給賞錢遷資酬弊初永樂城陷高永能之孫昌裔與左右欲掖永能由間道走米脂永能曰吾求髮從事西陲大小數十戰未嘗敗今年七十又荷國恩寵恨無以報今雖幸免柰士卒死者何汝曹勉之是乃吾死所也因易弊衣奮戰而寇不知其為永能也後永能子世亮及昌裔馳數十騎入城得永能尸以歸六年四月辛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文州刺史种諤卒自熙寧初諤首興邊事後再討西夏皆諤始謀卒致永樂之敗議者謂諤不死邊事

不已 七年三月庚戌手詔劉昌祚本路士氣自永樂不
守以來折索摧喪非往日之比近聞諸將互出頗獲首級
軍氣小振則豪勇異常之人宜有旌別將以氣作之使鼓
率士心樂於攻戰今賜卿紫線戰袍紅線勤巾金線烏梢
弓虎紋帳鞞銀纏桿槍朱漆團排金鍍銀裝手刀各五十
宜擇衆與之人量所宜賜之 元祐五年二月己亥見陷
沒夏國人一百四 九人以晉州進士邢逢原爲本州文
學賜袍笏先是永樂城失守逢原等爲夏人所掠旣遣使
詣闕請罪至是具籍以歸

經制安化蠻事

元豐五年六月壬申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蠻

作過乞指揮所屬官司處置上曰默意欲用兵耳其為人
麤疎付之未必辦事且所言本路兵丁足用若用之使言
不足正如匠人造屋小計之既興工乃見材實侵多用兵
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達安南與昨來西師王中正高遵
五路代靈州事見西邊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

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十數萬人於死地朝廷不
得不任其咎如瀘州乞弟其初但為索籬箇年困骨價復
私怨耳王宣過分往救之為乞弟所殺事遂張大比及事
平公私蕭然勞費天下大事蓋嘗起於至小章惇曰天下
事皆積小至大唐虞君臣相戒亦曰一日二日萬幾上曰
知幾至難惟聖賢為能圖於未形所以無智名勇功其次

於其幾兆而圖之則易爲力其下事至於著見而謀之故
用力多而見功寡或遂至於傾隕悖又曰善師者不陣蓋
圖之未兆耳上曰事之將兆天常見象但人不能知彗孛
示人事甚直猶如語言顧今無深曉天道之人耳古人能
知之則能消伏先帝末年孛見甚大有聲光芒掃墳墓又
熙寧八年十月彗見軫軫長沙星朕以安南爲憂王安石
以爲不足虞不閱月安南叛前年彗出郎位沒於張去歲
興西師乃去郎位是事由朝廷本非四裔起事之象章悖
又曰太微垣正象朝廷王安禮曰天示變則當靜以應之
此古人之所以消伏者王珪曰天象旣如此必至於用兵
此亦數也上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能正厥事雖必至於用

兵可以無悔矣事將萌而天象先見蓋人事在下氣積於積衆人之氣而先見猶人之五藏有疾病而氣色見於面又曰天下事莫重於兵社稷安危所係措兵既定則其他皆粉澤而已章惇曰古人以戎祀爲大事蓋事神治人莫重於此上曰戎與兵異甲冑起戎蓋兵至於用則謂之戎祭祀測鬼神之情狀爲難古人所以常合而言上曰太祖平諸國遣將如親行不勞而定子孫蒙福在所加重也王安禮曰太祖以不殺得天下累聖皆不妄殺一人所以後世安榮上曰三代得天下雖以殺蓋有出於不得已而殺者然未若得已而不殺古所謂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此不得已而殺又曰前世爲亂者皆無賴不逞之人藝

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無賴不逞之人以爲兵連營以居之什伍相制節以軍法厚祿其長使自愛重付以生殺寓威於階級之間使不得動無賴不逞之人既聚而爲兵有以制之無敢爲非因取其力以衛養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業定一無叛民自古未有及者藝祖養兵止二十二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餘年蓋因於此王珪曰國朝會要言國朝兵制雖詳然莫能推明其意張璠曰非陛下神聖孰能知之 六年正月丙申經制宜州溪洞知沅州謝麟言招降元謀賊首羅世念并逐洞頭領種族四千八